



木心一生中有两大重要时期,一是上海时期,即1947年从故乡乌镇走出,来到上海这一阶段,直至1982年远赴纽约,历时35年之久。二是在纽约时期,直至2006年回到故乡乌镇定居,历时约24年。读者们所熟悉的,基本上是纽约时期的木心,对上海时期的木心则一无所知。作为木心在上海时期的忘年好友,《木心上海往事》作者铁戈认为,一个被时空割断开来的木心,不是一位完整的木心。木心一生中最为动荡起伏的时期在上海,绘画和写作的发端,思想的成型、成长、成熟也是在上海时期。

## 木心,一个仍然“深藏不露”的人

□陈丹青

木心的履历再简单不过:童年少年,在浙江,晚年暮年,在纽约。从1946年考入上海美专到1982年去国,他的青年期、壮年期,整整三十六年,全在上海。暮年归里,老家不剩半个亲友,不言而喻,他一生交往最为密集的朋辈,不在别处,都在上海。

木心的身后名,是个隐士。这印象并非全错:他没家室,一辈子确乎经年累月藏藏好,独自过日子,上海话叫作“一介头烧烧确确”——沪语即“一个人烧烧吃吃”——然而唯其孤身,他老来

腻的沪上老友,且是深度交情,不然以七十年代的环境,谁会用郑重的美文致书友人?他的遗稿,便是用连圆珠笔写信也要誊抄好几遍,改了又改,而况一份毛笔书写的文言信。

前年,陈氏将原件慷慨捐给美术馆,并说出此信的原委:那是当年尚未解除监控的木心私下示画于众人,事后给陈氏的回复。事情变得有意思了:在场的“众人”还有谁,审慎如木心,何以“戴罪”期间居然相信他们?他是深谙“交浅”不宜“言深”的人,而这封文言信岂止“言深”,我读了,不禁偷笑:好啊,原来木心也有过这般动心动情、吐露衷肠的时刻。

“如果以为创造力强的作家都是躲在阁楼上的,那就大错特错。”英国作家毛姆曾经这样写道,“伟大的作家都是相处愉快的人,他们活力十足,可说是有趣的伙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其魅力足以感染每一个与之接触的人。他们具有惊人的享受能力,热爱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说得对吗?我所记得的木心正是这样的角色:活力十足,滔滔不绝,美衣、美食,百般计较。至于是否“相处愉快”,或许看人吧,但我带去见他的每个朋友,哪怕只会一面,都会惊异于他率直而警策的话语,或被逗到爆笑、瘫倒……

也许到纽约后,木心确乎与上海的那个“孙牧心”有所不同。但人的天性,藏不住、装不久——而他何止是个“有趣的伙伴”——我们谁都见过不事交际、情商低下的孤家寡人,木心,绝对的不是。便是藏身最严、约见最难的张爱玲,我们读她几次会友的实录,也都言笑晏晏,应对如流。

铁戈,上海人,早年习诗,中年后既是学者,也是画家,上世纪七十年代认识木心,结下了忘年之交。我认识了这位木心的上海老朋友,现在,由他凭记忆苦心写下的这本书,当年“孙牧心”与之往来的友朋的群像,逐一浮现了:

“钢琴家金石,作家徐永年、周捷夫妇,画家陈巨源、陈巨洪兄弟,画家潘其流、王元鼎、唐焘、梅文涛等,以及被木心称为恩人的工艺美术口领导胡铁生先生,其子胡晓申。”

多吗?以木心交友之慎,不很多。还有吗?应该还有——五十年代青年木心在浦东教书,六十年代初入工艺美术系统,他想必另有若干老朋友——但以铁戈当年走动的小小圈子,眼前这本书详细追述了许多故事,有悲剧,有言笑,有冷场,有饭局,还有,如金石这位才子所称的“深藏不露”,书中写出了众人对木心的持久疑惑。

眼下大家都老了。胡铁生、徐永年、潘其流,均已故去。其中,潘其流是林风眠弟子,五十年代,是他陪木心走进林先生的画室。其余人呢,譬如金石先生,那个年代初在学生家私下演奏,木心听毕亲笔以词相赠,竟引出祸端,之后,又有朋友梅文涛先生亲见木心迫在单位

掏洗阴沟,被认出的木心迅速闪避目光,低下头去……

七十年代中期,当木心尚未被解除监禁,社会上稍许松动的那些日子,就是这群人与木心时相过从,在各自的私宅弄菜聚餐,当木心捧来他那些如今挂在美术馆的小画,就摊开在某家的床单上。匮乏而压抑的年代,人性、友情,另有一套活跃的密码,运行不息。在铁戈的回忆中,那段日子或许比相对自由的年代,更其乐融融。

初识木心的人,都会看出这位上海绅士不好相与,熟识后,也会体察,在那一时代的种种际遇中,他必有处处审慎的缘故。如今的上海人如何识面而交往,我是知道了,我所记得的老上海,彼此一打量,便都“心里有数”的。

而“有数”之后的照样往来,如今,便是铁戈这本书。书中人此后再没见过木心——除了徐永年的公子徐星宇偕同画家陈巨源于2010年去到乌镇,那时木心已八十三岁——他们远远地惦念他,打听他在域外的行状,传阅他的文集与诗集,他们知道这位老朋友绕过上海,归去老家,不曾知会任何故旧,最后,仅在报刊与网络上,获知了木心的葬礼。

我也是到木心的葬礼之后,才从他遗物中发现几枚老照片,照片中站着青年与中年期意气洋洋的孙牧心,那个与书中人走动交往的家伙——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生前不肯给我看他自己的旧照,他的故旧可能也不明白:为什么孙牧心一走之后,再不与老友见面。书信联系,倒未绝断,在遗存的信稿中有他和徐永年夫妇的通信,还有写给永年的旧体诗,一改再改,誊抄数次,散在不同的页面中。

他正式归来的前一年,2005年,我曾陪他去乌镇看接近完工的故居,之后去杭州两天。车近西湖,提醒他,他望向窗外,轻声道:“喔哟,旧情人呀……”随即扭头和我继续说话。以我和木心的常年厮混,我发现他念旧,但不怀旧,他心里存着所有往事和故人,唯管自走向终点,并不回头。

铁戈或许也在书写中试着了解他记忆中的孙牧心。的确,他很难让人忘记,也很难让人明白。这本书总算使爱木心的读者看到另一个版本,一个曾长期寄身上海,即便在腻友的家宴和欢谈中,仍然“深藏不露”的人。



上海三联书店  
铁戈著  
《木心上海往事》

### 我与书的故事

## 烈火青春,芳华永驻

□张琳琳

消防战士是火灾危难中的最美逆行者,是新时代中国“最可爱的人”。房伟的长篇报告文学《烈火芳华》讲述了消防员勇敢而无畏、平凡却伟大的故事。

和我们以往印象中的英雄不同,《烈火芳华》的主人公葛宇航烈士是英雄,更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烈火芳华》与其说是在讲述英雄的事迹,却更像是关于英雄葛宇航的成长故事。宇航从小就机智勇敢,胆量过人,还是小学生时,就能帮家里找回走失的猪;他敢独自横渡水流湍急的汴河;他热情善良、乐于助人,雨天背着比自己还高大的残疾同学上学;为了帮助家庭困难的受伤同学,他拿出自己攒了一个月的零用钱;因为不忍心看到乞丐受饿,小宇航让出了自己的早饭。值得一提的是,宇航从小就崇拜英雄,喜欢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敬仰为国献身的邱少云,立志长大后也要做个英雄。

参军入伍后的宇航不断成熟,在部队的大熔炉里历练成长,摆脱了青春期的稚嫩叛逆,在部队苦练本领,练体能,练技术,精熟各项消防救援技能。入伍不到一年,宇航就成为“战斗一号员”,担任了战斗班的班长,还得到士官和大学生士兵才能获得的“优秀士兵”荣誉称号。宇航还帮助战友们一同进步,在日常训练之外,给新兵们“开小灶”额外加练,在大胆活泼的竞赛式训练里,宇航和战友们的业务水平飞速提升。

在紧急危险的火情面前,宇航更是沉着冷静不畏艰险,带领全班战士战斗在灭火救援的第一线。不论是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失火,还是有二次爆炸危险的液化气罐的塑料厂大火,或是城区路段有毒气体车侧翻,宇航都表现出果敢机敏的一面,认真仔细观察,临危不惧,敢打敢拼,一次次化险为夷。在生活中,宇航更是战士们的好班长、好战友。支队里的战士生病,他嘘寒问暖送关爱;战友因母亲摔伤急需高额医疗费而愁眉不展,宇航向队里汇报情况,大队号召全体官兵为战友募捐,宇航更是带头捐款帮助战友。

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消防战士,他的生命却永远停止在22岁。当叙述这场痛彻心扉的救援时,《烈火芳华》通过现场三位不同叙述人的视角,以“重复”的方式,三次讲述这场救援,全方位再现了当时危急的救援场景。2010年4月7日8时30分,聊城市阳谷新城塑业有限公司突发火灾,车间屋顶使用发泡苯乙烯保温,并存放易燃物品200余吨,火势迅速蔓延,形势紧急。葛宇航所在中队第一时间驰援火灾现场,根据现场指挥员命令,他带领三名队员迅速来到2号门灭火救援。宇航担任一号水枪手冲在最前线,汹涌的火势夹带浓烟滚滚袭来,同行战友几次要替换宇航,可他却坚持:“我是班长,我不能退下!”在连续战斗两个多小时后,车间顶部钢架因高温灼烧突然坍塌,连带钢架外围的混凝土圈墙倒塌。在墙体坍塌的一瞬间,宇航大喊“快闪开”,并用肩膀撞击身后的两名战友,使他们离开最危险的地带。战友全力抢救脱离生命危险,葛宇航却因伤势过重,永远地离开了大家。

英雄已逝,精魂永存!《烈火芳华》的叙述没有因葛宇航的牺牲而停止,我们看到一大批“宇航精神”的传承者,有“神勇哥”梁佃军七进七出火场救人,有面冷心热的“魔鬼教头”迟平增,还有“好汉哥”胡汉民、“抱火哥”任增元……宇航精神将永远流传!

### “我与书的故事”征文

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请把你与这本书的故事写下来。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投稿邮箱:qbbook@163.com

下载齐鲁壹点,关注青未了频道,与编辑私信互动,随时获知投稿、采用等相关信息。

的记忆便是故交。想想看,有谁从十九岁到五十五岁久居一地而没有朋辈呢?

但除了追忆林风眠、席德进,还有《同情中断录》里那伙艺专同学,大部分故旧不入他的文章。譬如李梦熊吧,还有一帮子与他同辈的画家,包括单位弄堂里对他曾有善意的晚生,他都在我眼前反复念叨过——说起时,带着老人回忆往事的微微笑意,忽而来一句刻薄而亲昵的戏语——但他从未起意写写。在他那里,文学与个人际遇,俨然分开的。

他也果真践行福楼拜那句话:“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在他书中,你找不到他在上海的那半辈子行状:遭了哪些罪,有过哪些愉悦?和谁交往,如何交往?暮年接受纽约人的影像采访时,他终于说出调皮的实话:“艺术家真要隐藏吗——他要你来找他呀!”

一年后他就死了。随即,早年他写给画家陈巨源的文言信,被发在网上。这就是有人“找”他的信号:他不但有熟

## 刘凤君与美术考古学

□王志芳

刘凤君先生著书甚丰,《刘凤君与美术考古和骨刻文》一书对他的美术考古学梳理研究较多。他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时,对考古发现的美术作品开始产生浓厚兴趣。从毕业分配山东大学任教开始,刘先生就执着于美术考古的研究。他治学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超越自我。他渐渐认识到要建一个美术考古学科,必须超越目前学者的美术考古研究,晋升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美术考古学科的研

究。在总结前人美术考古研究的基础上,十年磨一剑,1995年出版专著《美术考古学导论》,把中国美术考古系统化、规范化,成功构建了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也为他今后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理论指导思想。

2005年春天刘凤君发现了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这一发现在学界引起了巨大风浪,别人还在否定、质疑,或猜测和权衡这件事的时候,他遍查各种文献,探讨古文字知识,对黄河、辽河和淮河流域的许多古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取得了大量的骨刻文实物和相关科学资料。他不但很快将这种早期文

字科学命名为“骨刻文”,而且他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和云南大学物理科学技术学院等对骨刻文做过测试年代、高倍镜观察和微痕分析等。他连续出版4部骨刻文专著,发表10多篇骨刻文学术论文。

《刘凤君与美术考古和骨刻文》一书还详细介绍他与济南四门塔佛像回归,以及他的书法艺术和教学成就。当人们谈到刘先生多艺集于一身和非凡成就时,都感到有些不甚理解,如果细读《刘凤君与美术考古和骨刻文》一书,您将得到答案。